

清水师提督 许松年近亲考

■许希濂

笔者是清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嫡长子锡麒裔孙，世居水心街的原提督府许氏大院主屋。上世纪40年代，我还是孩提时，曾见过家里的西轩厢房摆设着祖辈的遗物及各种谱本，每逢农历六月初六都有一次庭晒。

那时，我年幼无知，对圣诏、字画、谱牒之类文物一知半解。听祖父母辈说，祖上几代的身分、官职及逸事。这使我耳濡目染，略知一二，并不详尽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在查阅现有的瑞安及浙南各地的许氏宗谱，仅记载到许松年止即断层。关于他的嫡亲及内外近亲等皆为一片空白，并无续谱。究其原因，皆因原珍藏在我家的《清·道光二年许氏宗谱》、光绪年间的《许氏宗谱》、民国初年续修的水心街《许氏家谱》等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抄被焚，所有谱本荡然无存，消失殆尽。

近年来，搜集整理许松年的史绩时，在历史文档、碑记、墓志及与其有的姻亲关系姓氏族谱中，有关他的近亲，直亲和外亲等逐渐浮出水面。之后，我对有关资料进行调查考证，终于得出了较为清晰的脉络。

许松年祖父辈身份

许松年出生于世习儒业的书香门第，他弃文习武，入营效力。因屡立战功，由千总、参将、总兵累官至水师提督。随着他的官职攀升，他的长辈身份也起了重大变化。

在许松年自撰的年谱中，有对其祖父之辈身份的记述：“祖竹庵公，讳宗卫，父净斋公，讳灏，皆邑文学官，赠为松年官。”可见，他的祖父都是儒生出身，松年居官后，朝廷赠封他们相应的官衔职称，这在《清·嘉庆瑞安县志》“赠封篇”中得以证实。《清·嘉庆瑞安县志》“武职篇”中载有“许松年

现任金门总兵”。

按清廷的惯例，凡现任为官者，其祖父辈皆赠封同级官衔（虚职）。嘉庆瑞安志“赠封篇”中有明确的记载“许宗卫、松年祖，邑诸生廕赠镇海守备。许灏、监生松年父、廕赠定海游击。许芝隼，松年兄，廕赠定海游击。”

另据《瑞安文徵》（卷六）所载的《提督许松年二代诰命》诏书，在道光元年许松年擢升福建水师提督时，其祖、父二代的赠封品位亦随之上升，皆封振威将，祖母、母亲皆赠一品夫人。

许松年子女状况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水心街《许氏家谱》遗失后，目前瑞安各地重修的许氏族谱，均未见松年之后裔入谱。其实许松年直系后代大有人在。据我所知，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从水心街至会文里一带的许宅大院、泥墙屋、许氏旧宅里，聚族而居的都是其嫡系后裔或其从亲许延年（松年兄）的后代，计有20多户。

1949年后，其部分后裔赴台或移居海外。1957年，许宅大院为草席厂所用，许氏家族全部迁出，其后裔散居在全国各地和海外，遗留在瑞安的不多，目前在水心街尚有几户。

许松年在自撰年谱中，对其子女出生年月或女儿姻亲都有明确的记载。

1、“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，四十九岁，是年五月十一日妾陈氏孿生二男，长锡麒、次锡麟，十月六日，妾又生男锡桢。”

2、“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五十八岁，是年九月十三日，妾戴氏生男锡祥。”

3、“嘉庆九年甲子

（1804），三十八岁，女湘莲嫁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之子，遂结为儿女姻缘。”于是，许、李二家结为秦晋。

4、道光廿四年（1844）四月，杭州名士邵懿仁，应松年次子锡麟之请，为其父作墓表，全称是《前福建水师提督许公墓表》，该墓表最后一节中载有“公，子四人。锡麒、锡麟、锡桢、锡祥，皆侧室出。”可见，其自序和墓表所载子女情况完全相符。

5、上世纪80年代，我叔父许砥中在万松山重修祖父巨善（锡麒孙），从祖父善臣（锡麟孙）的坟墓时，发现旧墓志中刻有“曾祖父小侯（锡麒子）、从曾祖父小薑（锡麟子）皆世袭云骑尉。”字样。

此外，在台湾《国史馆·许松年传》一文中，亦有记载松年三个儿子的事略。

综有关材料的梳理，许松年的直系后裔可分四个支脉，即按房头分别将其后世传承、以及分布状况理清，是为考证许松年近亲和后裔传承的重要线索。



许松年直系后裔的传承概况

目前考证核实，许松年的直系后裔几乎都是他的长子锡麒和次子锡麟的后代，也就是说，只有这二个支脉的谱系完整。其他二个支脉失联，他们后代何在，尚待再考。

长房：许锡麒（1815–1859），字佩鸣，松年之嫡长子，世职云骑尉，授平阳守备。清咸丰八年（1859），奉命入编浙军。是年，清军与粤军（太平军）李秀成部作战时阵亡，卒于杭州，衣冠冢仙降江溪方额底许宅山。

锡麒娶瑞安城邑林宅巷洪孝廉叙堂（洪守彝）之女，单生一男，字小候。小候亦是单传一子，字巨善，无嗣，由堂娃（善臣之次子）即我的父亲天牧过继，是为许松年的第五代后裔，皆世职云骑尉。

记得小时候听祖父母辈说起，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11岁的父亲在受封仪式时，曾戴过红顶骑马游行，不慎从马上跌下，眼睛受伤，留下眼疾。3年后辛亥革命爆发，清庭覆灭，封建世袭制取消，家父遂由封建贵族阶层蜕变为民国时期的士绅阶层。

家母张氏出身城邑大隐庐的书香门第，生我兄弟姐妹7人，是为许松年的第六代后裔。如今我们的孙辈已是第八代后裔。

二房：许锡麟（1815–1868）字嶽生，世职云骑尉，候选州同，同治八年卒于瑞安，墓葬万松山。许锡麟娶城邑举人鲍作雨之女，生一男、字小薑。小薑亦单传一子，字善臣，号寿楣，邑之庠生。善臣娶城邑殿巷毛氏，生八子一女，他们分别是：绥之（慕远）、天牧、烈夫、叔谦、云飞、砥中（许尚）、宝仁、德仁、玉如（女），亦是松年第五代后裔。其中，绥之、烈夫、云飞、砥中等人是民国时期在瑞安或福建、台湾等地军政界、学界、工商业界的知名人士，该支脉的一些房头已延续至松年的第九代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松年第六代后裔，即与我同辈的还有30多人，目前尚健在的，居大陆各地和台湾的还有10余人，皆年逾古稀，年龄最大的91岁。其第七代、第八代人数居多，分布面广，除温州、瑞安外，较多的分居在江苏、安徽、上海、辽宁、内

蒙、台湾及旅居海外的美国、荷兰等地。

三房：许锡桢（1815–1860）世职云骑尉，处州守备，咸丰九年（1860），与太平军浙西会战时战歿，墓葬方额底许宅山。许锡桢娶清著名易学大师端木国瑚之女端木顺（清代瑞安女诗人），后世失考。

四房：许锡祥（1824—？）世职云骑尉，议叙温州千总，娶城邑所坦街金家之女，延二代后亦失考，该二房的后世传承待调查核实后续谱。



1957年许氏兄妹合影

内眷三代皆诰赠一品夫人

据有关文献显示，松年的眷属：他的令堂张氏太夫人、元配胡氏夫人及女儿湘莲三代，在清道光和咸丰年间皆诰赠一品夫人。

1、张氏太夫人（1729–1811）嘉屿乡人，道光元年（1821），许松年擢升为福建水师提督，是年八月，张氏诰赠一品夫人。她是嘉屿乡何村人氏，出身门第等仍是一个谜团，多次调查未果。

2013年春，据玉海文化研究会叶伟东提供的信息，高楼镇湖石村的村史馆里尚保留着一块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许松年手书的匾额。闻讯后，我即赴当地进行仔细考证，此匾横书“松盛兰馨”四个字，右署“直隶天津新设水师总兵许松年”，左署“贺乡贤张成聪九十荣属”。虽经历200年，字迹仍十分清晰，是珍贵的历史文物，也是揭开张氏太夫人身世之谜的证物。

身居高官的许松年为何给一个山村耆老写寿匾？我查阅了湖石张氏宗谱，载有张成聪其人，嘉屿湖石村人，生于雍正五年（1727）。谱载他授八品迪功郎，为当地望族。而张氏太夫人亦嘉屿乡人，生于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她的年龄仅少成聪二岁，可见张氏太夫人应是乡贤成聪之胞妹，松年与他是甥舅关系。

2、许松年元配夫人胡

氏，来暮乡坎头（今仙降江溪）人，出身于名门望族。道光六年（1827），松年病卒，奉上谕谥号忠靖，妣胡氏夫人诰赠一品夫人。

关于胡氏夫人的家世，松年在其自序年谱中记载：“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二十二岁，先君子命松年入营效力，十一月娶同邑坎头贡生永昌公第三女。”又据坎头《胡氏宗谱》载：“永昌公，字盛世，乾隆岁贡，三女嫁福水师提督许松年……”两者所载的胡氏身世十分清楚，无可置疑。

此外《胡氏宗谱》还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，“胡氏夫人的季弟胡志魁，太学生出身，松年任福建水师提督时，他与邑人鲍作雨被邀为军事参赞（幕僚），协助管理军务和起军文告等事务，是许提督军务的得力助手，直至松年逝世后他才回故里，息影家园，以耕读自娱。”

许家和胡家一直保持表亲关系，在上世纪40年代交往密切，最近在上海退休的胡氏六世裔孙胡培利先生来函说，青年坎头关公庙前路亭内《浩气凌霄》的亭匾是松年长子佩鸣所书，可惜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庙亭时未能保留。

3、松年之女许湘莲，为元配胡氏夫人所生，婚嫁水师名将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之子李廷钰。廷钰亦与其父亲、岳

父一样，也是清代水师名将。福建《同安县志》载：“李廷钰（1792–1861），福建厦门同安马城镇后滨村人，中国名将李长庚之子，字润堂，十二岁承袭三等伯爵，授二等蓝翎侍卫，历任南昌副将、九江镇总兵、广东潮州镇总兵，浙江提督和福建水师提督等职，咸丰十一年病逝，卒于泉州，追赠二等伯爵，元配夫人许湘莲诰赠一品夫人。”如今，李伯爵府旧址仍在泉州市玉犀巷的仙窟桥畔。

李廷钰还是鸦片战争时著名爱国将领，1839年6月，随两广总督林则徐，率亲兵在虎门滩头监督销烟，这就是震惊世界的“虎门销烟”。次年6月，又奉林则徐调遣率部驻守虎门威远炮台，与驻守靖远炮台的虎门总兵关天培并肩战斗，英勇抗英军进攻。关天培为国捐躯，廷钰亦弹尽粮绝，被迫撤退。后因禁烟和抗英之事得罪投降派琦善而被撤职，直至咸丰三年（1853）重新启用。

另据现存的许松年自撰的《许乐山自序年谱》和世界许氏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官德主编的《世界许氏大宗谱》等谱牒记载，许松年是宋忠简公、右承、资政院学士许景衡之廿一世孙。此说与玉海文化研究会会长何光明近作《福建水师提督许公松年祖系考》完全吻合。